



能懂的诗

## 谒张自忠将军墓

(外一首)

□石子

我来的时候,梅香都随将军去了  
只有一抔黄土镇住岁月  
阳光雨,模拟枣宜会战的烽火  
在池塘上涨潮,淋不湿树荫  
枪伤、弹伤、刀伤  
八条血水的河,淹没一个夏天  
浸泡一个民族  
要命的那一粒子弹,一颗炮弹  
还在时光里穿梭,呼啸  
警醒墓前的松柏  
脚印叠起路,目光垒出梅花山  
我看见黄葛树虬根的矛,插进我心

## 在广阳岛机场抗战遗址

长江的花洒,八十多年  
也冲洗不掉你深入骨髓的硝烟  
蜻蜓演绎空战的故事  
印尼华侨梁添成带来的芭蕉树上  
还停靠着他的一个中队  
他自己却在南山的坟中休憩  
准备继续出机  
青砖灰瓦的营房墙上,我和郑少愚四目相对  
这志航大队的王牌战鹰  
起飞和降落的英姿  
永远定格在江水奔流的底片里  
透过百叶窗,陈纳德及其飞虎队  
一直没有返航  
如果我登上左岸的明月山和右岸的铜锣山  
俯瞰广阳岛——  
一颗日本零式飞机扔下的巨型炸弹  
至今没有引爆

(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主席)

## 毋念旧时(外一首)

□胥淋译

西风削薄,河床袒露本真  
屋檐下,燕巢抖落枯枝  
风卷走燕子的呢喃,也带走  
它们细长的影子  
这多像被取消的约定  
轻得,留不住痕迹  
若人间相遇终有归途  
又何需惦念旧时风景  
月亮隐在晴空的背面  
黄昏之后,又是一重黎明  
顺流而行的日子里  
无悲无喜亦无恨

## 去向

西风,一棵树彻底交出  
一生的果实  
追着落日奔跑的人,在回声的尽头  
收回了翅膀

河流奔腾不息,问前方在哪里  
风漫无目的,问归宿是何方

河石回以沉默。山的静止  
是另一种指引

时间的拐角,我们  
成为自己的回答

(作者系重庆市城口县作协会员)

## 走,看渝超

□李秀玲

国庆长假后,一个朋友在群里邀请小伙伴们去看10月18日的渝超球赛,我这个资深女球迷,立马就报了名。

比赛那天,一直在飘雨,时密时疏。我颇有经验地穿着一一次性雨衣走在通往球场的路上,脑子里不断闪出的是当年在大田湾体育场看甲A联赛的情景。那时,重庆还没有自己的球队,全城的球迷都在为四川全兴队呐喊助威,赢了球,狂呼庆祝;输了球,垂头丧气。

进入球场,离开球还有1个半小时,球迷已经到了不少。今天的比赛是两江临空队对阵南岸万和药房队。我内心十分纠结:家住南岸,坐在两江的看台上。我是该为两江队助阵,还是该为南岸队加油打call呢?

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,现场气氛越来越活跃。解说员浑厚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出来,全是为两江队鼓劲打气的连珠妙语。

简单的开幕式后,比赛正式开始。双方开始了激情与速度的拼抢,攻防转换让人目不暇接。抢球、分球、盘球、传球;进攻回防、穿插补位,一点都不逊色于世界杯或者欧洲杯。而现场的气氛更让人热血沸腾,真球迷的分析与叹息,假球迷的攒劲与呼喊,每个声音都清楚地传进我的耳朵里,我那颗“人到中年万事休”的心,又注入了青春的能量,“怦怦怦”地跳动,比平时快了好几倍。

每当两江队进攻的时候,周围的球迷鼓足了劲。我一言不发,表情凝重,在心里为南岸队捏一把冷汗。当南岸队的后卫或门将成功解围后,我这才放下心来。南岸队进攻时,场上嘘声一片,我喃喃自语:“左路,分,传……”

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这个滋味,我是深切地体会到了。旁边的小伙伴浑然不知我内心的抓扯,声嘶力竭地为两江队加油。我悄悄问了她一句:“你看得懂比赛吗?”她扭头看我一眼:“看不懂啊。我

是来看帅哥的啊。”然后转头继续挥动充气棒,大声呼喊。

外行看热闹,假球迷比真球迷更燃啊!

上半场结束,0比0。但两江队的整体水平比南岸队略胜一筹,再加上主场优势,我揪着一颗心,默默地为南岸队担忧。

年轻的啦啦队队员在场上活力四射地跳着舞,两江队的球迷们摇动着粉红色的旗帜,唱起了激昂的队歌。一滴滴冰冷的雨浇不灭一颗颗火热的心,这就是足球的魅力,速度、激情、燃烧的荷尔蒙,以及未知的精彩。

下半场比赛开始了,两江队加强了攻势,角球、任意球机会也多了起来。南岸队疲于防守,后防线出现了失误,让两江队获得了一个点球。全场球迷都站起来,狂呼“进一个,进一个”,我双手攥得紧紧的,心悬在半空,期待奇迹出现。

奇迹真的出现了,南岸队的守门员居然扑出了点球。这是全场我印象最深刻的球员,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,但他的多次果断出击、英勇扑救,让两江队攻势虽猛,却无功而返。

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85分钟,替补出场的两江队25号球员接队友的头球摆渡,右脚劲射破门。顿时,人浪一浪接一浪,从东看台浪到西看台,粉红色的纸片被球迷使劲抛向空中,喇叭声、叫喊声交织在一起,冲向天空。

足球比赛如人生际遇,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人生也像一场场足球比赛,在付出无数次的拼搏与努力后,并不一定有预期的结果。在通往目标的路上,洒过汗水、蹚过泥泞、与同频的人并肩同行,抵挡风雨,一起定义人生的意义,有输有赢、有失有得,宠辱不惊,这才是人生的常态。

走出球场,雨势仍未减弱,我抬着头,任凭风雨扑面而来,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。成功或失败,都只是经历。

走,看渝超。下一场,南岸见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)

## 最喜欢的一个村段

□易懂

我又走在平整的田畴上,四面八方都是方向,但是我并不会因此迷失了方向——因为我走在下村的路上……

这是2025年夏天的情景。趁着这次单位机改,才有了选择岗位的机会,我选择回到田野之间,这是我命中注定的轨迹,从城区一路向西,穿过中梁山脉,再向西、固执地向西,就到了一个叫陶家的地方。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,像伸出的玉臂,将陶家、西彭、铜罐驿三镇揽进怀中。

穿镇而过的溪流名叫大溪河。小镇很安静,肯定没有杨家坪的巷子那么喧嚣。我来到一处院子里家访,我分明听见院子里隐约传来小儿的哭啼,院门左右贴了一副大红纸写就的春联:好人入门百事宜,今年不虑蚕麦迟。

一副春联挂到了夏天,大红色褪色成了土红色。平常老觉得红色俗气,但是一到乡村,到处见到红色,才想起乡村的朴素与有趣,多少应该归功于这万点朱红。

我轻叩门扉,主人还以为我是来串门的半百小伙,殷勤捧出陶家特产的葡萄、桃子饕客。想起那一年我19岁,个高而清瘦,肤白而腼腆,穿一身肥肥大大的警服,说话细声细气,稚气未脱入户走访……这样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,如今年过五旬的我,刚置身其间,抖落一身都市的尘埃,亲切地参与。紧接着抽身回来,写下这一串令人心悸的文字。而坡地上,庄稼正在妙曼地生长,一幅后现代派的油画在面前徐徐展开。

有水没有山,犹如人没了骨骼;有山没有水,又犹如人没了血脉。

而陶家是一个山水相依的地方。我常年穿行在城市钢筋水泥森林中,早就成为一个倦客,最盼望的就是这里的乐

## 弹弓小子

□黎强



小时候,沿江津老县城河坝街、嘉惠门、竹器社到通泰门,长长一条街上半大不小的崽儿们,兴起弹弓热,射击的主要目标就是随处可见的麻雀。

小小一把弹弓,简陋点的就用粗铁丝制作,配上一根橡筋带,算是有了加入弹弓阵营的硬件。做得精致的,则用小号钢筋,在虎头钳上夹紧,再慢慢抛光打磨;用满尺的、宽条的橡皮筋,还要在放子弹的地方套一块小胶皮,防止打滑。这样一把霸气十足的弹弓,很受小崽儿们追捧,自然就成了弹弓圈老大,一呼百应。

我属那种没能力制作好弹弓,天天混迹于弹弓圈的三流弹弓手,一把用柑子树树杈制作的弹弓,被发小们笑话为“歪家伙”,经常招致白眼。可我又天生的射击精准度,渐渐地便地位上升,在圈内也有了话语权。就连腰别亮锃锃的弹弓老大,也对我客气有加。

那时候的河滩、房顶、树枝、电线和坝子麻雀真多,叽叽喳喳飞来飞去,这就为崽儿们提供了打鸟的先天条件。每到星期天的午后,大伙就会邀约一起,从小西门一路打到二道溪沟,在纸巾厂、造船厂、弹棉社一带的树林、草丛、荆棘和垃圾堆里打麻雀。

父母当然坚决不准我玩弹弓,一怕影响学习,二怕误伤他人。父亲还指着我家阁楼上的燕子窝说:“如果你把燕妈妈打了,那些燕宝宝谁来喂食?不就全饿死了吗?”不过,爱吹牛的街坊伙伴二娃老来约我去河边的南瓜地打麻雀,说:“如果你赢了,我家的小人书让你随便看。”听说有小人书看,我顿时来劲儿了。

我们来到河滩,二娃撒了些米粒、玉米粒当诱饵。我们匍匐在远处石子凹里,二娃的钢筋弹弓和我的木制弹弓,早已子弹上膛。麻雀飞来,二娃一弹,我一弹,谁也不让谁,把贪吃的麻雀打得魂飞魄散。最终,我打下三只,二娃却只收获一只。赢了二娃,我得意地说:“晚上我要来你家看小人书哟。”二娃快快地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成交。

此时,头顶的电线上飞来几只燕子,欢欢喜喜地叫个不停。正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我,早把父亲不准的叮嘱抛到九霄云外,得意洋洋地对二娃炫耀起来:“看到,电线上的那只大燕,跑不脱。”说时迟那时快,我举起弹弓,“嗖”的一声,电线上的大燕应声掉落。二娃腿快,跑去捡起燕子,冲我直乐:“好准哟,一枪搞定。嘿,这燕子嘴上还有一个小红点,好看得很喽!”

燕子?嘴上小红点?我忽然想起我家的那只大燕子,立马疯一样转身往家跑。“噫噫噫”上了小阁楼,架上木梯,凑近燕窝一看,窝里空空如也。原来,我打下的“小红点”,正是我家燕窝的那只母燕,它正带着雏燕初飞,却不料死在了我的弹弓下。

晚上,我怯生生走到父亲跟前,说:“我不想玩弹弓了。”抿着小酒的父亲以为我明白了玩物丧志的道理,连连夸奖:“对的,对的,玩弹弓不好,影响学习。”其实,父亲不知道,我隐瞒了无意间打下“小红点”的事情。

从那天起,我这个喜欢玩弹弓的小屁孩,彻底放下了弹弓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